

沈阳百咏

[清]太素生

地载城边塔影支，难从古寺问残碑。

闲来每听居人说，建在城门未有时。

地载门外崇寿寺内自塔一座，据《通志》载，寺内有明万历时重修碑记，称此塔系尉迟恭监造。事恐出自附会。康熙三年（公元1664），僧纲丁、祖慧等重修。

潦水无劳闸放行，不愁春雨涨连城。

雨晴恰称妾心意，七十二坑春水平。

城山有池七十二，土人谓之泡子。春夏之交，雨潦归泽，水不外泄，而无泛滥之虞。城内资其潴蓄，为不时之备云。

胜数东华八角亭，人从九面望珑玲。

摩挲细认嶙峋石，上写金刚一卷经。

亭在东华门外，中立石刻金刚经全部，相传为镇海眼而设，土人所谓见石面者，此也。

钟打谯楼第几更，八关接续听锣鸣。

狺狺中有谁家犬，吠入深宵不断声。

更点皆自钟楼传下，入门八关挨次鸣锣，谓之送筹。又土人有狗吠沈阳之谣。

闲尝静验。人言伏枕侧耳听之，狺吠之声真觉彻夜不断，亦异事也。

头道沟前唱竹枝，沈河一雨涨横陂。

人心那似秋河水，纵起风波会有时。

土人喜造言生事，往往于茶坊酒肆间，三五成群逞其簧鼓。听言者一时轻信，貽误非常。习俗固然，采风者所当加察之。

衣冠拜贺岁新除，窄窄名条楷字书。

郎自叩门依接帖，相逢一笑大年初。

俗尚往来，每岁孟春之初，城居之家及诸铺商皆鲜衣华服，憧憧往来，谓曰拜年。又喜用名条，书官阶品级，虚衔额外亦多注明。彼此传帖之余则拜手鞠躬，相逢一笑。大年初者土人谓作揖，盖歇后语也。

一纸鸦涂报姓名，经文诗赋注纵横。

笑他心苦分明写，似恐旁人认不清。

城中教读先生贫难糊口，每于春初之际，自书红纸报帖，遣人于大街小巷粘报姓名、住址并注诗文，任附经蒙并授及某日启馆，择吉来学字样。率鄙俗不文，字迹亦鸦涂可笑，间有一二通手为贫所迫亦或效顰为之，盖风气然也。

谁家爆竹响连声，一字门前有送迎。

欢喜春风过破五，六街添唱丽人行。

俗以正月初五日为破五。妇女于五日前不出门，至初六日则填街溢巷竞斗铅华，迷住迎来，终日不绝，名之曰出行。

星神新岁问如何，许听先生缓缓歌。

不惜青铜增卦礼，须知郎命值钱多。

俗喜谈八字，妇女为甚。一逢新岁，习星术者则沿街系云牌而走。闻声者则延接至家，任其月旦，曲终则必多索酒资，言此郎命贵，悦耳之人或有增至车钱两三吊者。

逢时花样要新裁，门向金铃响处开。

旖旎谁家小儿女，春风听唤货郎来。

土俗：小儿女于正月间喜买绒线杂货，彼货郎亦喜暗揣其意，沿街溜巷摇铃而来。彼美人开门一唤，春风到耳，有如黄莺啁啾向花外鸣也。

早春天气散阳和，人羨儿童乐意多。

红日半竿声不断，隔墙听卖爱窠窠。

俗于正月初旬天气融和之始，喜用爱窠窠，而小儿童遂鼓腹前来，红腔争唤，侧耳听之，觉阳和之在目前也。蹴鞠装成月样圆，青鞋忙煞舞风前。足飞手舞东风喜，赢得当场羨少年。土人好为蹴鞠之戏，率呼之曰踢行头。每岁正月之间，三五成群，携带蹴鞠，择地面空阔处，团团列阵演施技，迎来送往，一气奔随，色舞眉飞。遥遥望之，令人心羨少年而不能忘。

悬灯结彩供三官，钟鼓楼头起壮观。

绝似东洋开蜃市，云霞出海散春寒。

每岁元宵，八门街市、东华门外及钟鼓楼三面，至期悬灯结彩，高供三官。月夜望之，俨然天半云霞，蜃楼出现，洵巨观也。

牛鬼蛇神拥作堆，金铙法鼓动春雷。

双双人比游河鲤，齐向龙门跳出来。

外攘关外实胜寺，俗呼黄寺，内奉迈达里佛，并有吗哈噶喇佛楼。每岁正月十五日，寺僧杂扮诸天神鬼，演吹音乐，谓之跳趺。此项系出帑银，至四月十五日一次，则出自僧众项下。每忆铙鼓竞奏，萧管齐鸣，则牛鬼蛇神千态万状，寺门开处及双跳荡而来，直使天地功摇，山川震眩，可想见塞外风景。

新春又说唱秧歌，妞妮争跨江老婆。

谁是主人谁是客，团团听打凤阳锣。

俗每于元宵节日，商贾菩杂扮男女装束，演唱凤阳歌，谓之秧歌。沿街围听者人以千百计，呕哑嘲哳，听之令人倦。

灯月悬悬照八关，龙蟠狮舞斗回环。

阿谁更指牛车笑，取闹添来十不闲。

俗于元宵节前后，土人杂扮龙灯、耍狮子诸戏，竞斗春风，妙舞清歌，一时各极其盛。又有所谓打十不闲者，则品斯下矣。

风筝巧制羨营州，弱线飘飘逐去留。

散作春声满空际，一时儿女尽昂头。

沈阳为古营州。俗于新春节候喜放风鸢。值风日晴和则纸片齐飞，高凌云际，有如苍鹰侧翅下瞰，鸡群颺颺而来，欲落不落，并有带风号者，尤觉声韵并至焉。

十二楼头雁阵遥，吹螺人又上今朝。

边声直挟风声涌，早晚分明两度潮。

八旗于春秋二季关钱粮，守门兵例于是时早晚吹海螺，谓之吹钱粮。春自二月朔日起，秋自七月望日起，皆以半月为率。

韶华景色遍东南，杏白梨红取次探。

偏是戒香侬爱煞，禅房争赁吉祥庵。

抚近门外吉祥庵尼院与军粮厅府场最近，岁科考应童子试者辄赁作小寓，托言习静，实以取闹。

识字仍须学挽弓，教场昨夜换春风。

诸童嬉戏将军怒，都在弯弧一笑中。

满蒙汉八旗士子应童试者例于三四月间。盛京将军追协领一员，先期教场验射。诸士子挥拳攘臂饶有童心，机括始张，弧矢已落，其不免为方家笑者，盖不可更仆数矣。

艳说蟠桃会众仙，三皇庙里釀开筵。

先生破费争多少，两串青蚨算命钱。

俗于三月三日作三皇会，彼都矇眊约众携钱而来，间有不来者则罚而责之。惜城居二十年者未能一睹其盛。又俗呼算命者曰先生。

八旗闪闪阵云开，鞞鼓声真白雨催。

一阵连环枪灌耳，误他天外有轻雷。

八旗兵弁每于春秋二季操演火枪。合队之日，将军率八旗协领同集于东教场，兵弁于是列长蛇阵施连环枪，盖亦犹外省之有大阅也。

井上蒲桃一架扶，城边香草绿靡芜。

水歌声起杨花老，人坐东风听辘轳。

郭内四面菜园最夥，每届三月将终，韶光正好，水歌声里听放辘轳，小坐闲庭，煞有城市山林意味。

软红逐逐送银鞭，一串金铃响暮天。

??春光恋郎马，剧怜蝴蝶太翩翩。

考试武童为朝廷大典，每岁试一次，则武童竞闹春风。考试时，好骑串铃马游街，并有于马鞍后系大蝴蝶及绒球等物者。

折树攀花众手纷，探春情意太殷勤。

受郎抬举关郎爱，浪惹旁人说驾云。

无齐娘娘二会日，士女上庙者纷纷，不计其数。从中有衣衫首饰特逞别才者，而狂童之狂动辄蜂拥而前，偎倚之不足，而群捧之，必尽兴习玩而后已。

儿女真咸作马牛，驮鞍此日愿心酬。

阿依别自输诚悃，一步相随一个头。

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天齐会。俗于是日还愿，或有负鞍街轡代亲作马牛者，蚩氓作为，殊多可笑。亦有一步一磕头者。

粘天草色绿如云，郭外南风午正熏。

万柳成阴飞絮了，踏青人上大王坟。

大王坟在天佑关外五里。大王坟者国初摄政王也。坟前多柳，俗呼万柳堂。每当天日晴明，游人出郭踏青者多到其地，爱柳阴敌也。

四月东皇已告归，碧霞宫阙动光辉。

游人恰比闲蜂蝶，故傍花丛艳处飞。

四月十八日碧覆元君娘娘圣会，百珍竞列，埒于天齐诞辰。是日，游女云屯，游人鳞集，托言烧香，实以阔目。召甫之诗曰：“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。”

如是，如是。

焚香拜起倩花扶，阿嫂轻轻问阿姑。

一个金钱凭乱掷，不知能保子孙无？

天齐及娘娘会日，庙祝骗财子神座前，悬一金大钱，上书“子孙保中”四字，谓能用钱掷过此钱孔者，其人当生子，村妇辄中计焉。

银红帖子折千张，圣会同来赴药王。

百样葫芦依样剪，分明佳节近端阳。

四月二十八日药王庙会，去端阳较近，卖葫芦者争于是日前后赴会求售，亦佳趣也。

朱门瓦屋荫松棚，城郭风光得未曾。

好是日晴天正午，家家高扯晒衣绳。

俗于夏月喜高搭松棚为乘凉之具，又好当院拴系麻绳晒浣濯衣服。富贵家晒皮衣者亦如之。

红莲花小水潺潺，人听笙歌镇日闲。

侬到此来情更远，要登高阁看青山。

万泉河为游人避暑之所，内栽红莲数亩，其上为观音阁禅院。炎热之际，游人多在下方乘凉，听大鼓书及落子等类，徜徉终日。又：城近处无山，惟东南对观音阁一角，有远山焉。

耍青时序报南风，避暑人寻绿树丛。

依自乘凉郎附热，午筵扇出火锅红。

俗谓消夏为耍青。六七月之间，城内铺户人家出郭为避暑之游，强半携带火锅、炽炭以佐野酌。道旁人或异之，余窃以为不必。

曲院初开茉莉花，游人来往闹喧哗。

批红判白知何事，尽有输赢说赛瓜。

土俗好斗输赢，不独五木樗蒲日争胜负，即闲时玩赏亦难息争心，盖风气使然，不可救药，惟赛瓜一事犹为俗不伤雅。按：赛瓜即是越时瓜战之戏，特尔时赌子之多寡，今则赌瓢之红白，不无稍异于古所云耳。

一竿红影夕阳天，绿净园林生野烟。

衣扇几行人出郭，晚凉多半上瓜田。

负郭之田多半种瓜。每当夏秋之交，游人乘凉者衣香扇影，强半出郭而来，大有幽风七月食瓜景象。

七月风光处暑交，卖糖人又出蓬茅。

沿门似报新凉到，几点铜锣尽日敲。

每年立秋后，凉风将至，卖大糖者上街，土人谓之坏种。以其好敲铜锣声，一振则天渐寒也。

兰盆超度众生生，道院入争说太清。

恰及中元好时节，年年来看鬼灯明。

大清宫在外攘门外。光绪初年，道士魏永彩请南阳道师张度戒一坛，遂为京末道士受戒之所。又每于中元节日起坛，诵焰口经，在护城河中放夜灯，谓之超度。当月转高处，万点齐明，有如无数秋星飞落水面，远而望之，动人逸兴不少。

御暴从来仗火枪，尽添生意到硝房。

颓垣坏壁无多土，扫上人家蛎粉墙。

国朝以鸟枪取胜，至今犹袭用之，每年计费硝不下数十万斤，胥取给于城内诸硝房，以故扫硝人日不停帚。此类人又善扫墙根，人家土墙及多年砖墙往往因之而圯，可惧也。

碧草才黄天早晴，抱儿兼带饭箩行。

摩挲细听娇音数，上口瓜茄字字清。

俗于八月初一日，妇女皆携男抱女，提带饭萝出城，寻马兰堆处筛秫秸灰，谓

之印痞。樱唇启处，瓜茄菜蔬一齐数来，倾耳聆之，宛如一串珠喉随风而落。提浆作饌趁秋风，月饼居然出沈中。

终是枣泥滋味好，痴人偏买自来红。

内城诸茶食店所制提浆月饼最佳，自来白、枣泥馅者为美。痴人好用自来红，以名贵也。

砧杵声多力不降，高丽纸薄快糊窗。

秋田菜属秋菘好，满趁西风著几缸。

俗于九月内制寒衣、糊窗。城距朝鲜国较近，以故糊窗多用高丽纸。又大田所种晚菘最美，俗率呼以白菜。时维九月，家必满著数缸收作酸菜，或有收作咸菜者，盖亦旨蓄御冬之遗意云。

楼南九月上新粮，买卖争论价短长。

何事吃茶人早起，也来茶馆坐听行。

粮市在鼓楼南大街。城门始开，诸粮行齐来上市，争论价值高低，日高始散。路东茶馆，其落脚处也。

狍鹿山鸡话捕鲜，年年贡品给秋畋。

鱼行一夜添生意，赶趁回围小雪天。

将军衙门向派捕鲜佐领一员，于每年白露节前后出边，小雪回围。贡品例进狍鹿、东鸭、野鸡等物。贡品进城，鱼行亦遂添无限生意矣。

熔取青铜制火盆，盆灰宵尽尚留温。

依家莫漫愁寒重，卖炭人声早到门。

沈阳为古辽东之地，冬月多雪，居人常苦寒，是以隆冬之际多卖零炭者。每忆朔雪初停，北风正肃，拥衾高卧，春梦犹浓，一闻此声，直觉冷透重帏，令人有不堪设想者。

輿梁已驾道途平，百物如山集满城。

多幸官闲民受福，八门开放货车行。

内城冬三月之间，大车载货者载道不绝，八门开处随意畅行，真有政赋宽闲气象，他省所不及也。

车走南山道几重，称煤有客笑相逢。

扶持仗有拿云手，容易生涯闹一冬。

城市诸铺户多烧煤者。每于冬三月煤车入城，市井游手有所谓煤称子者，诸铺商卸煤之日须某等秤称之，亦犹粮行之有斗子，特斗公而称私耳。

人聚工夫市上多，时当三九更闻歌。

日晴莫怕寒风冷，冷奈黄棉袄子何。

工夫市在西南角楼之西，为穷民托业之所。每忆冬月戒寒黄棉袄，出无衣无褐

犹作拍歌，真不知其死期将至也。

玻璃照灼日光腾，白纸窗虚结绮棱。

喜可妆来花样巧，晓寒中结一层冰。

北地多寒，人家喜洁，窗牖好用玻璃，隆冬之际，多结冰花，并幻作山水人物等式。

雪花作絮散遥天，快着轻裘暖着棉。

惆怅夜寒依抱火，卖糖声里过残年。

土人有所谓卖灌糖者，自昼晴明之际，或于街市求售。每但月黑风高则压担挑来，沿门争唤，寒声到耳，弥觉冷气侵人，四境相闻，彻夜无断时也。

几家铜板印模糊，犹许丹青仗手摹。

争上四平街上看，可曾添画北风图。

俗于十二月朔日起向四平街开设画棚，谓之出大行。除城隍庙一处南向，余皆坐南朝北，前堂四壁悬挂铜板及避火、合家欢等图，入后，丹青山水无不毕备。

瞳瞳初日照楼南，残腊光阴过廿三。

几个儿童知岁早，沿街争卖灶王龛。

十二月二十三日辞灶，俗谓灶神于是日上天言事。过是日则卖灶神龛者充街溢巷矣，俗呼灶神曰灶王，言灶为一家主也。

案上瓷盆放早梅，适从残腊报春回。

泥牛却管春何事，鼓吹喧喧竞送来。

俗于立春前一日，鼓吹班头预办小小泥牛一头，挨门相送，名为送春牛，实借以索酒资耳。

律转勾芒又一新，青鞋忙煞看春人。

侬家别有春心在，不看迎春看咬春。

立春前一日，地方官于天齐庙前高搭彩棚，置芒神于内，兼尹京兆学使届期前往迎春，卖痴呆者呼拥夹道焉。又俗于立春日咬萝卜，谓之咬春。

尽把财神喊数声，传来纸马动新情。

神仙也是多财好，到处春风有送迎。

近年以来，流丐乞钱者辄于岁之除夜沿门按户喊送财神，一纸传来，数文捋去。人家贺岁靡不愿迓祥和，虽夙者吝啬之家亦必数钱相迎，不欲令其径去。送之者恃为得意，遂至愈来愈多，未免令人生厌耳！

万姓称觞献寿来，神棚争向北风开。

知他一点留心处，容易阳光照戏台。

帝后诞辰合成，商贾醵钱搬演梨园，谓之祝万寿，此亦百姓感戴君天之常事。

所异者，戏台南向，令上皇上修北面之伐，殊为大谬。

门破堂空院少墙，莫将学校论红黄。

月间膏火支三两，书馆由来作饭庄。

宗室觉罗学在天佑门外，俗呼之为红学、黄学。门墙倾圯，堂室空虚。学生数十名，惟月领膏火银若干两，并至厨下日食两餐云尔。

暖炕春从一夜生，阿侬有语诉轻轻。

愿郎情比山柴火，马粪相将热到明。

俗尚暖炕，虽炎夏亦然，以北地寒盛故也。又城市人家多喜烧柴，间有杂用马粪者，热尤倍焉。

时样烟筒壁上安，炊烟直散入云端。

层层望向春风里，误作连山塔势看。

俗尚火炕，好于壁上高筑烟筒，亦有于壁边起大烟筒者。每当早晚炊时，浓烟四起，纵目观之，有如数座浮屠高插天际云。

得失全归胜算中，家家倒把话相同。

知他妙手真来妙，买卖都争一字空。

内城诸铺商、钱、当、栈、行，喜买空卖空，名之日倒把。于中取胜者固多，但以此致败者亦复不少。诚大胜大败之一端也。此犹彼行中自为之，若外行人为之，则败者多而胜者少矣。

捐铜纳粟话从今，贡监头衔懔不禁。

争学孝廉新及第，姓名飞纸报泥金。

新进士书泥金报喜，此旧例也。近自开捐以来，往往以致串青蚨市一太学生及佐贰等虚衔，亦袭用此例，世风愈下，人品愈卑，谁忍与此终古也。

打酒留宾话短长，诸般盐菜预商量。

四盘中放飞金盒，晚饭还添火灼香。

俗尚往来，杯酒留欢，殊多款洽。土人谓沽酒曰打酒，又喜用四盘及盒子菜。

又省垣磨房所作火烧最美，仓卒留客每喜用之。

年节催人典质忙，轻车早晚送皮箱。

阿侬转为衣裳贺，得住高楼大瓦房。

仕宦之家为体面二字所误，花销太过，年节一到，不得不典质衣衾。高楼大瓦房者，土语谓质库也。

茶坊镇日话津津，晚饭归来意更亲。

好待二更钟动后，满街灯火散闲人。

俗喜于茶坊闲话，土处闲人及游手无借往往借茶馆为消遣之地，日不足给之以烛，不至二更不散也。

花街柳陌逐风流，年少争骑骏马游。
笑指青旗寻酒肆，晚餐多上万兴楼。
万兴楼饭庄在德盛门路东，肴饌精于他处，以故少年人争赴之。
铁鼓敲来手不停，高烧银烛照中庭。
梅花一曲春风调，人倚金闺彻夜听。
俗喜听大鼓书梅花调，闺人为甚。每值春秋佳日、花月良辰，富族豪宗竞延之于家，小康者亦或尤而效之，以故鸣铁击鼓之声往往彻夜不绝。
九色香云望眼奢，投钱一路笑喧哗。
痴心大有蓬头女，并力来推送佛车。
实胜寺跳跼为熙朝盛典。每届跳跼之日，必先期于北塔法轮寺接佛，毕事而仍送还焉。按：接佛仪制，前以对子马引潞，大喇嘛抱佛坐太平车在后，维时蒙古妇女扶轮者不计其数。
采趁良辰会亲家，衣裳钗钏要鲜华。
百圆馒首双坛酒，妥帖安排到下茶。
俗谓纳采曰下茶。纳采之日，预办馒首百圆、酒双坛，并衣裳钗钏等物，俱以新鲜为上，无则转借。女家是日则宰猪款待诸亲，谓之接茶酒。
击鼓鸣锣官道开，红尘得意马蹄催。
宫灯簇拥纱灯引，认是谁家晾轿来。
俗例于婚娶前一日预请娶亲男客数人，衣冠骑马前导，后列鼓吹灯笼，极后抬大红官轿一乘，诸事俱比照迎娶礼例，名之晾轿，人多好之。
合欢酒熟待鸡鸣，爆竹喧阗起四更。
生恐郎羞妾难避，不教花烛拜天明。
俗例婚娶一事喜用爆竹，又多以夜间迎娶。土人夙有坐帐之例，新妇过门须静坐终日方准动移。迎娶时早，甚多不便之处。
诸姑伯姊上琼筵，好是梳头第二天。
欢喜新娘齐见礼，大家添费吃烟钱。
俗于婚娶之明日，母家来人为新娘梳头，以故是日早筵为梳头酒。新娘梳洗既毕，始交拜花烛，拜翁姑，为一家老幼装烟。年长者须有拜钱或钗子等物见礼者，土语犹曰见面施礼也。
拜毕高堂更拜厨，随从针绣验工夫。
凤头鞋是亲身制，忙为翻箱谢小姑。
三日入厨下，洗手作羹汤，古诗有之。俗尚拜灶，亦援例耳。独翻箱一事，礼所本无，而俗则好之。新婚之家，届洞房花烛之明日，延请族中小姑一人，凡新妇之嫁笥衣衾靡不追加翻阅，谓不如是则家不发也。

鼓乐声中老作郎，花花成就野鸳鸯。
旧人含语新人笑，还羨专房羨对房。
土俗自道光末年以来，往往娶旁妻亦同鼓吹。官轿名曰两头大，又号为对房。
名目奇僻，殊为可笑。
几多车马闹纵横，几辈衣冠走送行。
一炬腾腾忙鼓乐，纸灰飞上夕阳城。
俗尚应酬。丧事之家于三日送行，则衣冠争集，冥车、顶马争送到门。送行原以夜间为宜，而主人以客多不能久待，于夕阳尚高即操持上街。观于烟火腾时，纸灰高起，令人有可怜一炬之意焉。
乌灵铙鼓动婆娑，压路幡随开道锣。
待数红牌认金字，官衔还属马家多。
俗尚体面。城居故乡旗人，丧事家每树压路幡，殓期乌灵铙鼓竞送，又好用官衔红牌书族中及先辈历仕官阶科第。惟马佳氏为盛，他族不能及也。
卷袖衣衫称体裁，巧将时样斗妆台。
谁知低护莲船处，争及罗裙一系来。
满装妇女喜着卷袖长衫，例诸汉装著裙者固不及其袅娜，然例诸汉装不着裙者则较为优雅云。
棉花结子作清油，几辈云鬟说上头。
长信女儿关稼穡，玉钗都绾万年收。
俗摆油头喜用棉花子油，近于咸丰末年兴出头名曰万年收，岁岁大熟之意也。
弯弯钗子合髻头，洗手盆圆上绿油。
谁信东京儿女小，梳妆争及凤皇楼。
凤皇楼为官阙禁地，土人呼之为梳妆楼。又内城妇女多满装，喜蓬松两鬓，名为髻头，并用银钗别发名之为髻头簪。又盥手盆多用上绿油者。
踏春鞋小擅风华，木底高高指那家。
真个偷来天上巧，半堆云锦半堆花。
满装妇女喜穿高底彩鞋，有至三四寸厚者，有二三寸厚者，率以身材之高下为度。近时又喜尚堆花，则愈出愈奇矣。
花好难含豆蔻胎，试从宝殿觅轻埃。
慈悲信有西天佛，乞子都缘北塔来。
北塔法轮寺殿奉天地佛，俗谓妇人无子者得佛身上尘，和水饮之当受胎。渺茫殊未可信，特亦一番僧造为是言以惑众耳。
时样梳妆望不迷，茶棚多搭戏台西。
游人知傍衣香好，小坐无妨板凳低。

祝嘏酬神每于抚近门外迤南搭台演戏，偏西一面多搭茶棚，士女杂坐其间，终日不知倦也。

东邻约伴趁昏黄，花会名头记并详。

三十七门心暗祷，香烟烧满大仙堂。

观音花会计三十七门，起于南方，实盛行于北地，惑之者甚至败产倾家迷而不悟，惟闺中人好之为尤甚焉。常见有东邻约伴讨会于荒祠古冢之旁，夙夜而行不辞多露，三元三丑无任关心，魂梦迷离，再厌再负。噫嘻，亦可悲矣！

不待清明食亦寒，糗粮作计话艰难。

寻常几个黄粱饼，早晚人家当饭餐。

俗尚俭约。闾巷小民往往不起烟火，早晚惟市胡饼数枚，借资糊口，稍有力者亦或效之。

檐下招牌挂外壶，腾腾汤火漾红炉。

吃茶人爱江心水，会向春风小市沽。

茶馆之外有所谓卖外壶者，招牌并注明江心水、顶上茶等字样，城居吃茶之家往往便之。

李氏曾将口袋传，自来城畔卜金钱。

那知抚近门前路，更有垂帘喻小仙。

城于怀远外攘两门之间，俗呼之为西门脸，卖卜人多业于此。前数年间，有口袋李者占验最神，近时抚近门外喻姓号小仙者，亦不减君平当日。

齐将笙管度缠绵，更点香灯供面然。

依自喜他音人耳，莲花不信有西天。

俗最佞佛。丧事人家多喜请僧超度亡灵，供面然，鬼王，放焰口，施食。禅家又有所谓硬夫院者，善吹笙歌，每值更深人静，一曲吹来有如乐奏诸天，鸾凤齐鸣，洋洋盈耳者。

凭帖传来字太奇，零星钱岁费猜疑。

急书看到颠狂处，笔墨知他得意时。

沈阳粮栈喜出凭帖，一纸动至三五百吊，并带写零数，得意急书，字体率模糊不可辨，惟市井作伪之徒为能效之。

若个村娘说姓陈，铺蓝点翠话翻新。

儿家一段关心处，花样偏他巧胜人。

土人旧有所谓小银匠者，善以奇巧中闺人之心，为所惑者动至目眩头迷，重值亦所弗吝。有陈姓者，其巧尤胜。

旭日和风利市开，人从五路报招财。

板将银数论高下，都到长安寺里来。

长安寺在城内钟楼东北，合城银市在焉。每日清晨伊始，钱当各行首驾车来，议定买卖锻价，食顷乃散。

祝嘏酬神每借词，聊将歌管贺清时。

年年任作摊钱会，横绝东西各四旗。

众商向立公议会，东西各分四旗。每值祝嘏酬神，则于东南角楼外及外攘关外搭台演剧，高插大旗，并书奉旨字样。众商此时往往假威以欺凌氓庶，地方官莫如何也。

繁弦急管斗诸伶，人倚欢场倒玉瓶。

美酒一杯歌一曲，主宾都在醉乡听。

近年于西北关复设戏园，并于园中包办酒席，巨商会客者往往便之。

小费金钱驾小轩，相逢茶酒话攀辕。

驴鸣听向残阳里，促驾知他第几番。

城内车行最称狡黠。无事之日犹守故常，然亦不免把持行市之弊。一遇主顾论值者，或稍涉含糊，而彼御人，遂有大肆。其凶顽而不顾者，地主方殷留驾，仆夫已促升舆车中，人将何以为情也。

红灯开处碧烟浓，卖酒当垆合属侬。

小醉不妨陪一卧，替郎吹暖到芙蓉。

鸦片烟一名阿芙蓉。沈城街市近时烟馆最多，并有花烟馆者，买卖尤盛焉。

板扉虚掩不闻歌，容易扬鞭走马过。

为报春风满城市，几家门向北开多？

内城东南一隅，北开角门半为土妓流寓之所。白昼双扉虚掩，悄无人声，游荡于至此往往裹足不前，惟恐误敲门也。

蜀葵花好趁春栽，雨渍荒庭长绿苔。

为道闲门敲不得，月明风静待侬开。

名倡之外有所谓半掩门者，穷年竟日深闭双扉，浪蝶狂蜂曷敢多进，即或有明知其不洁者，亦不敢拍手相敲，敲者必毒骂也。

几家门巷住城阴，败粉零脂不可寻。

走走通天街上路，可知孤负看花心。

城内通天街为土妓容身之所，闲尝走过其地，见夫蛇神牛鬼百态争妍，有令人不禁哑然者，其殆所谓鸩盘茶耶，亦鸩盘茶之不若矣。

客邸谁怜旅客情，春风镇日闭柴荆。

晚来却上明妆看，不点红灯唱夜行。

土妓有所谓串店者，终朝闭户伪作良民，一遇日薄西山则新妆竞上，店门开处姗姗其来，人约黄昏，我欲赋东门之卒章焉。

打鼓烧香满院哗，一时低首拜群花。
太爷含怒仙姑笑，知是黄家是窦家。
俗尚跳神，妇女尤好之深而信之笃。每值腰铃响处，手鼓敲来，则粉白黛绿者环拜满地，而所谓几大爷、几仙姑者，亦遂任意逞其嬉笑怒骂而不顾焉。
为庇仙云愿许酬，尽将脂粉斗风流。
红妆多少烧香女，齐上东南转角楼。
城内外四面皆有仙人堂，惟东南转角楼下香火最盛。每逢朔望，士女纷集，叩谢仙灵，此往彼来，不甘其数。
回营西下路高低，再把清真往事提。
到底心难忘故土，一时礼拜尽朝西。
回子营在外攘关大街北直西，有坐西朝东庙宇一座，额曰清真，即俗称之礼拜寺也。院落不甚广而楼阁甚高，实为回民辈议事之所。
洋楼钟动日升天，簇簇明妆耀眼鲜。
怪煞寻春春不见，好春多在教堂边。
英夷于同治初年至盛京相阴阳，始于天佑关街西市官舍数十楹设教堂焉。迄光绪三年，又起建洋楼，大兴土木。入教者每当晨钟动后，整具衣冠，鱼贯而前，趋之若鹜，妇人女子亦皆画黛匀螺，新妆竞斗，谓不如是则教主不欢。败俗伤风，莫此为甚。